全梁文/卷七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七十二

釋氏（二）

卷七十二

释氏〈二〉

释僧祐〈二〉

弘明集序

夫觉海无涯，慧镜圆照，化妙域中，实陶铸于尧舜；理擅系表，乃埏埴乎周孔矣。然道大信难，声高和寡，须弥峻而蓝风起，宝藏积而怨贼生。昔如来在世，化震大千，犹有四魔　畜忿，六师怀毒，况乎像季，其可胜哉！自大法东流〈一作「渐」〉岁凡五百，缘各信否，运亦崇替，正见者敷赞，邪惑者谤讪。至于守文曲儒，则距为异教；巧言左道，则引为同法。距有拔本之迷，引有朱紫之乱，遂令诡论稍繁，讹辞孔炽，夫鵂旦　鸣夜，不翻白日之光；精卫衔石，无损沧海之势。然以暗乱明，以小罔大，虽莫动豪发，而有尘　氏听，将令弱植之徒，随伪辩而长迷，倒置之伦，逐邪说而永溺。此幽途所以易坠，净境所以难陟者也。祐以末学，志深弘护，静言浮俗，愤慨于心。遂以药疾微间，山栖馀暇，撰古今之明篇，总道俗之雅论，其有刻意翦邪，建言卫法，制无大小，莫不毕采。又前代胜士，书记文述，有益三宝。亦皆编录，类聚区分，列为十四卷。〈一作十卷〉夫道以人弘，教以文明，弘道明教，故谓之《弘明集》，兼率浅怀，附论于末；庶以涓埃，微裨瀛岱。但学孤识寡，愧在褊局，博综〈一作「练」。〉君子，惠增广焉。〈《释藏》百二，出《三藏记集》十二，《弘明集》不载。〉

弘明集後序

余所集《弘明》，为法御侮，通人雅论，胜士妙说，摧邪破惑之冲，弘道护法之堑，亦已备矣。然智者不迷，迷者乖智。若导以深法，终于莫领，故复撮举世典，指事取徵；言非荣华，理归质实，庶迷途之人，不远而复。总释众疑，故曰《弘明》。论云：夫二谛差别，道俗斯分，道法空寂，包三界以等观；俗教封滞，执一国以限心。心限一国，则耳目之外皆疑；等观三界，则神化之理常照。执疑以迷照，群生所以永沦者也；详检俗宪章五经，所尊唯天，所法唯圣。然莫测天形，莫窥圣心，虽敬而信之，犹蒙蒙弗了。况乃佛尊于天，法妙于圣，化出域中，理绝系表。肩吾犹惊怖于河汉，俗士安得不疑骇于觉海哉！既骇觉海，则惊同河汉，一疑经说迂诞，大而无徵；二疑人死神灭，无有三世；三疑莫见真佛，无益国治；四疑古无法教，近出汉世；五疑教在戎方，化非华俗；六疑汉魏法微，晋代始盛。以此六疑，信心不树，将溺宜拯，故较而论之。若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徵者，盖以积劫不极，世界无边也。今世咸知百年之外，必至万岁，而不信积万之变。至于旷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。咸知赤县之表，必有四极，而不信积极之远，复有世界，是执见以判太虚也。昔汤问革曰：「上下八方有极乎？」革曰：「无极之外，复无无极无尽之中。复无无尽，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。」上古大贤，据理酬圣，千载符契，悬与经合。井识之徒，何智得异？夫以方寸之心，谋己身而致谬；圆分之眸，隔墙壁而弗见，而欲侮尊经，背圣说，诬积劫，罔世界，可为愍伤者一也，若疑人死神灭，无有三世，是自诬其性灵，而蔑弃其祖祢也。然则周孔制典，昌言鬼神。《易》曰：「游魂为变，是以知鬼神之情状；既情且状，其无形乎。」《诗》云：「三后在天，王配于京，升灵上旻，岂曰灭乎。」《礼》云：「夏尊命，事鬼敬神，大禹所祗，宁虚诞乎。《书》称周公代武云，能事鬼神，姬旦祷亲，可虚罔乎？苟亡而有灵，则三世如镜；变化轮回，孰知其极？俗士执礼而背叛五经，非直诬佛，亦侮圣也。若信鬼于五经，而疑神子佛说，斯固聋瞽之徒，非议所及，可为哀矜者二也。

若疑莫见真佛，无益国治，则禘祀望秩，亦宜废弃。何者？苍苍积空，谁见上帝之貌？茫茫累块，安识后只之形。民自躬稼，社神何力，人造庸　　，蜡鬼奚功？然犹盛其牺牲之费，繁其岁时之祀者，岂不以幽灵宜尊，教民美报邪？况佛智周空界，神凝域表，上帝成天，缘其陶铸之慈。圣王为人，依其亭育之戒。崇法则六天咸喜，废道则万神斯怒。今人莫见天形，而称郊祀有福，不睹金容，而谓敬事无报，轻本重末，可为震惧者三也。若疑古无佛教，近出汉世者，夫神化隐显，孰测始终哉？寻羲农缅邈，政绩犹湮，彼有法教，亦安得闻之。昔佛图澄知临淄伏石，有旧像露盘，犍陀勒见槃至　出中，有古寺基　庶，众人试掘，并如其言。此万代之遗徵，晋世之显验，谁判上古，必无佛乎？《列子》称周穆王时，西极有化人来，入水火，贯金石，反山川，移城邑，乘

虚不坠，触实不碍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穷极。既能变人之形，又且易人之虑，穆王敬之若神，事之若君。观其灵迹，乃开士之化；大法萌兆，已见周初。感应之渐，非起汉世，而封执一时，可为叹息者四也。若疑教在戎方，化非华夏者，则是前圣执地以定教，非设教以移俗也。昔三皇无为，五帝德化，三王礼刑，七国权势，地当诸夏，而世教九变。今反以至道之原，镜以大智之训，感而遂通，何往不被。夫禹出西羌，舜生东夷，孰云地贱，而弃其圣。丘欲居夷，宁适西戎，道之所在，宁选于地。夫以俗圣设教，犹不系于华夷，况佛统大干，岂限化于西域哉？案《礼·王制》云：「四海之内，方三千里，」中夏所据，亦已不旷，伊洛本夏，而鞠为戎墟。吴楚本夷，而翻成华邑。道有运流，而地无恒化矣！且夫厚载无疆，寰域异统，北辰西北，故知天竺居中，今已区分，中土称华，以距正法，虽欲距塞，而神化常通，可为悲凉者五也。若疑汉魏法微，晋代始盛者，道运崇替，未可致诘也。寻沙门之修释教，何异孔氏之述唐虞乎。孔修五经，垂范百王。然春秋诸侯，莫肯遵用，战伐蔑之，将坠于地。爰至秦皇，复加燔烬，岂仲尼之不肖，而诗书之浅鄙哉，迩及汉武。始显儒教，举明经之相，崇孔圣之术，宁可以见轻七国，而遂废後代乎。案汉元之世，刘向序仙云：七十四人，出在佛经。故知经流中夏，其来已久。逮明帝感梦，而傅毅称佛。于是秦景东使，而摄腾西至。乃图像于关阳之观，藏经于兰台之室，不讲深文，故莫识奥义。是以楚王修仁洁之祠，孝桓建华盖之祭，法相未融，唯神之而已。至魏武英鉴，书述妙化，孙权雄略，崇造塔寺。晋武之初，机缘渐深。耆域耀神通之迹，竺护集法宝之藏，所以百辟搢绅，洗心以进德，万邦黎宪，刻意而迁善。暨晋明睿悟，秉壹栖神，手画宝像，表观乐览。既而安上弘经于山东，什公宣法于关右，精义既敷，实相弥照，英才硕智，并验理而伏膺矣。故知法云始于触石，慧水流于滥觞，教必有渐，神化之常，感应因时，非缘如何？故儒术非愚于秦，而智于汉，用与不用耳。佛法非浅于汉，而深于晋，明与不明耳。故知五经恒善，而崇替随运；佛化常炽，而通塞在缘。一以此思，可无深惑，而执疑莫悟，可为痛悼者六也。

夫信顺福基，迷谤祸门，而况蒙蒙之徒多不量力。以己所不知，而诬先觉之遍知，以其所不见，而罔至人之明见，鉴达三世，反号邪僻，专拘目前，自谓明智。于是迷疑塞胸，谤ㄚ盈口，轻议以市重苦，显诽以贾幽罚。言无锱铢之功，虑无毫厘之益。逝川若飞，藏山如电，一息不还，奄然後世。报随影至，悔其可追。夫神化茫茫，幽明代运，五道变化，于何不之。天宫显验，赵简秦穆之锡是也。鬼道交报，杜柏彭生之见是也。修德福应，殷代宋景之验是也。多杀祸及，白起程普之证是也。现世幽徵，备详典籍，来生冥应，布在尊经。但缘感理奥，因果义微，微奥难领，故略而不陈。前哲所辩，关键已正。聊率鄙怀，继之于末。文非圭璋，而事足盘鉴。惟恺悌君子，自求多福焉。〈《弘明集》十四〉

法集杂记铭目录序

祐少长山居，游息净众，虽业勤罔立，而誓心无坠。常愿觉道流于忍土，正化隆于像运。是以三宝胜迹，必也详录，四众福缘，每事述记。所撰法集，以为七部。至于杂记碎文，条例无附，辄别为一帙，以存时事。兵山寺碑铭僧众行记，文自彼制，而造自鄙衷。窃依前古总入于集，虽俗观为烦，而道缘成业矣。〈出《三藏记集杂录》〉

出三藏记集序

夫真谛玄凝，法性虚寂，而开物导俗，非言莫津。是以不二默训，会于义空之门；一音震辩，应乎群有之境。自我师能仁之出世也。鹿苑唱其初言，金河究其後说，契经以诱小学，方典以劝大心。妙轮区别，十二惟部，法聚总要，八万其门。至善逝晦迹，而应真结藏，始则四含集经，中则五部分戒，大宝斯大，含识资焉。然道由人弘，法待缘显，有道无人，虽文存而莫悟，有法无缘，虽并世而弗闻。闻法资乎时来，悟道藉于机至，机至然後理感，时来然後化通矣。昔周代觉兴，而灵津致隔，汉世像教，而妙典方流法待缘显，信有徵矣。至汉末安高，宣译转明。魏初康会，注述渐畅，道由人弘，于兹验矣。自晋氏中兴，三藏弥广，外域胜宾，稠叠以总至，中原慧士。暐晔而秀生。提什举其宏纲，安远震其奥领渭滨务逍遥之集，庐后同结般若之台。像法得人，于斯为盛。原夫经出西域，运流东方，提挈万里，翻转梵汉，国音各殊，故太有同异，前後重来，故题有新旧，而後之学者，鲜克研核，遂乃书写继，踵而不知。经出之岁，诵说比肩，而莫测传法之人。授受之道，亦已阙矣。夫一时圣集，犹五事证经，况千载交译，宁可昧其人世哉。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，爰撰经录，订正闻见，炳然区分。自兹已来，妙典间出，皆是大乖宝海，时竞讲习，而年代人名。莫有铨贯，岁月逾迈，本源将没，後生疑惑，爰所取明。祐以庸浅，豫凭法门，翘仰玄风，誓弘大化，每至昏晓讽持，秋夏讲说，未尝不心驰庵园，影跃灵鹫。于是牵课羸恙，沿波讨源，缀其所闻，名曰《出三藏记集》，一撰缘记，二铨名录，三总经序，四述列传。缘记撰，则原始之本克昭；名录铨，则年代之目不坠；经序总，则胜集之时足徵；列传述，则伊人之风可见。并鮎析内经，研镜外籍，参以前识，验以旧闻。若人代有据，则表为司南；声传未详，则文归盖阙。秉牍凝翰，志存信史。三复九思，事取实录。有证者既标，则无源者自显。庶行潦无杂于醇乳，燕石不乱于荆玉。但井识管窥，多惭博练。如有未备，请寄明哲。〈《释藏迹》一〉

出三藏记集名录序

法宝所被远矣！夫神理本寂，感而後通，缘应中夏，始自汉代。昔刘向校书，已见佛经，故知成帝之前，法典久至矣。逮孝明感梦，张骞远使，西于月支，写经四十二章，韬藏兰台，帝王所印。于是妙像丽于城闉，金刹曜乎京洛。慧教发挥，震照区寓矣。窃寻两汉之季，世构乱离，西京荡覆，坟典皆散，东都播迁，载籍多亡。子政所睹，其文虽没，而显宗所写，厥篇犹存。东流初法，于斯有徵。祐检阅三藏，访核遗源，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，传译所始，靡逾于张骞之使。洎章和已降，经出盖阙。良由梵文虽至，缘运或殊，有译乃传，无译则隐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也。迄及桓灵，经来稍广，安清朔佛之俦，支谶严调之属，翻译转梵，万里一契，离文合义，炳焕相接矣。仆法轮届心，莫或条叙，爰自安公，始述名录，铨品译才，标列岁月，妙典可徵，实赖伊人。敢以未学，赂附前规，率其管见，接为新录，兼广访别目，括正异同，追讨支竺，时获异经。安录所记，则为未尽。今悉更苞举，以备录体。发源有汉，迄于大梁，运历六代，岁渐五百。梵文证经四百有十九部，华梵传译八十有五人，鱼贯名第，略为冲矣。或同是一经，而先後异出；新旧舛驳，卷数参差。皆别立章条，使无疑乱。至于律藏初启，则详书本源；审核人代，列于上录。若经存译亡，则编于下卷。将使传法之缘有孕，问道之心无惑。敬贻来世，庶在不坠焉。〈《释藏迹》二〉

出三藏记集杂录序

夫灵源启润，则万流脉散；玄根毓萌，则千条云积。何者？本大而未盛，基远而缩长也。自尊经神运，秀出俗典，由汉屈梁，世历明哲。虽复缁服素饰，并异迹同归。讲议赞析，代代弥精。注述陶练，人人竞密。所以记论之富，盈阁以牣房；书序之繁，充车而被轸矣。宋明皇帝投心净境，载餐玄味，乃敕中书侍郎陆澄撰录法集，陆博识洽闻，苞举群籍，铨品名。例，随义区分，凡十有六帙，一百有三卷。其所阅古今，亦已备矣。今即其本录，以相缀附，虽非正经，而毗赞道化，可谓圣典之羽仪，法门之警卫，足以辉显前绪，照进後学。是以寄于三藏集末，以广枝叶之览焉。〈《释藏》百二〉

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

夫五时九部之契，三请四卷之机，玄哉邈乎，奥不可议已。然法海无涯，航而知大；慧藏不极，采而得宝。是以弘誓之士，随时斟酌，马鸣抽其幽宗，龙树振其绝绪，提婆析其名数，诃梨总其条理，并翼赞妙典，俘翦外学，迷津见衢。长夜逢晓，故智慧之日，

名飞于摧邪，功德之月，绩翔于阐化，亦已盛矣。但群萌殊乘，根力异品，运季道浇，信淡识浅。至于披瞽发聋，事资恳厉，药愚针惑，宜务功近。是以後代敷训，显晦不一。或颺言以泛解，或提耳而指授，所以卷舒教义，抑扬风轨，岂滞恒方，期于悟俗而已。齐太宰竟陵文宜王，净刹萌因，忍土现果，慧自天成，道为期出，孝忠淳和之深，仁智博爱之厚，率由而极，因心则至。若乃栖神二谛，宅业三宝，瞻前卓尔，望後不群，用能降帝子之尊，灼净土之操，屏朱观之贵，下白屋之礼，磨踵以拯俗，刻髓以徇道，望亿劫以长驱，凌千载而独上。若乃阐经律，弘福施，济苍黎，毓翱动，未尝不虑积昏明，慈洽巨细，感灵瑞于显徵，通觉应于宵梦，固已威蕤民誉，昭晰神听矣。至于苞括儒训，藻镜释典，空有双该，内外咸照，常欲广彼洲渚，炽此法灯，驻四生之风波，烛九居之霾雾，指来际以为期，总大千以为任。故恻隐乘教，殷勤敷道。于是锐临云之思，谈天之文，网罗字轮，仪形法印。是以净住命氏，启入道之门；华严缨珞，标出世之术，决定要行，进趣乎金刚，戒果庄严，克成乎甘露。尔其众经注义，法塔赞颂，僧制药记之流，导文愿疏之属，莫不诚在言前，理出辞表。大者钩深测幽，小者驰辩感俗。森成条章，郁为卷帙。可谓开士住心，道场初迹，冠一代之妙化，乘千祀之胜范者也，祐昔以道缘，豫属嘉会，律任法使，谬荷其寄。齐堂梵席，时枉其请，哲人徂谢，而道心不亡。静寻遗篇，去乎如在。遂序兹集，录以贻来世云尔。〈《释藏》百二〉

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杂集序

盖闻世谛善论，法海所总；严饬文辞，初位是摄。自大化东渐，沿世咏歌，魏来杂制，间出群集。至于才中含章，思入精理，固法门之羽焘，梵声之金石也。齐竟陵文宣王世子故抚军巴陵王，禀璿华于琨峰，敏明玑于珠海，慧发Δ辰，识表《角奇》岁，孝友淳至，机颖朗彻。故幼无弱弄，夙有老成，甫在志学，固已总括坟典矣。雅好辞赋，允登高之才；藉意隶书，均临池之敏，业盈竹素，虑满风月。是时齐方有德，文宣翼赞，康衢既熙，慧教傍远。世子以枝叶之庆，藩守浙河，下　风举。升席治立，含静台以御己；垂简蕙以振俗，郡富名山，岩多灵寺，故胜业愈高，清心弥往，每游践必训。思若渊泉，信足以揄扬至道，炳发玄极，观其摛赋经声。述颂绣像，千佛愿文，舍身弘誓。四城九相之诗，释迦十圣之赞，并英华自凝，新声间出。故仆射范云：笃赏文会，雅相嗟重，以为後进之侍才也。至隆昌之时，始兆无妄，永元之末，运属道消，葛ぱ失庇，磐石倾翦，虎兕出柙。宗室致猜，而乐天知命，夷忧味道，在艰不亏其贞。处约无改其节，镜因果而靡晦。洞真俗其如晓，专精于大觉之门，懔烈于经典之奥。于是下帷域户，注解百论，拔出幽旨，妙尽纤典。乃躬算缣素，手写方等，所书大经，凡有十部，锋刀刊削，风趣妍靡，论其思理所彻，业艺所贯，有逾箕裘之能，克副青蓝之敏矣。夫深宫

寡识，著自格言；梁肉多骄，闻之前记。而能拔类独立，超然高举，岂非内铸坚芳之性，外莹过庭之风哉！以法而说，譬金龙之嗣信相；由俗而议，迈允恭之绍陈思。可谓开士宿因，旃檀眷属，无忝堂构，克胜负荷者也。余昔缘法事，亟觐清晖，乃律集稽川，屡延供礼，惜乎早世，文制未广。今撰录法咏，以继文宣内集，使千祀之外，知兰菊之无绝焉。〈同上〉

法集总目序

尝闻沥泣助河之谈，捧土埤岱之论。虽诮发于古，而愧集于今矣。僧祐漂随前因，报生阎浮，幼龄染服，早备僧数，而慧解弗融，禅味无纪，刹那之息徒积，锱毫之勤未基。是以惧结香朝，惭动钟夕，茫茫尘劫，空阅斩筹。然窃有坚誓，志是大乘，顶受方等，游心四含。加以山房寂远，泉松清密。以讲席间时，僧事馀日，广评众典，披览为业，或专曰遗餐，或通夜继烛，短力共尺波争驰，浅识与寸阴竟晷。虽复管窥迷天，蠡测惑海，然游目积心，颇有微悟。遂缀其闻，诫言法宝，仰禀群经，旁采记传，事以类合，义以例分。显明觉应，故叙释迦之谱；区辩六趣，故述世界之记；订正经译，故编三藏之录。尊崇律本，故铨师资之传；弥纶福源，故撰法苑之篇。护持正化，故集弘明之论。且少受律学，刻意毗；旦夕讽持，四十许载。春秋讲说，七十馀遍。既禀义先师，弗敢坠失，标括章条，为《律记》十卷。并《杂碑记》，撰为一帙。总其所集，凡有八部。冀微启于今业，庶有藉于来津。岂曰善述，庶非妄作。但理远识近，多有未周，明哲傥览，取诸其心，使道场之果，异迹同臻焉。

《释迦谱》五卷，右一部第一帙。

《世界记》五卷，右一部第二帙。

《出三藏记集》十卷，右一部第三帙。

《萨婆多部相承传》五卷，右一部第四帙。

《法苑集》十卷，右一部第五帙。

《弘明集》十卷，右一部第六帙。

《十诵义记》十卷，右一部第七帙。

《法集杂记传铭》七卷，右一部第八帙。〈同上〉

释迦谱序

盖闻菩提之为极也，神妙寂通，圆智湛照，道绝于形识之封，理毕于生灭之境。形识久绝，岂实诞于王宫？生灭已毕，宁真谢于坚固哉。但群萌长寝，同归大觉，缘来斯化，感至必应。若应而不生，谁与悟俗？化而无名，何以导世？是以标号释迦，檀种刹利，体域中之尊，冠人天之秀。然後脱屣储宫，贞观道树，舍金轮而驭大千，明璃毫而制法界。此其所以垂迹也。爰自降胎，至于分塔，伟化千条，灵瑞万变，并义炳经典，事盈纪传，而群言参差，首尾散出，事绪舛驳，同异莫齐。散出首尾，宜有贯一之区；莫齐同异，必资会通之契。故传讯难该，而总集易览也。祐以不敏，业谢多闻，时因疾隙颇存寻玩，遂乃披经案记，原始要终，敬述释迦宁记列为五卷。若夫胤裔托生之源，得道度人之要，泥洹塔像之徵，遗法将灭之相。总众经以正本，缀世记以附末。使圣言与俗说分条；古闻共今迹相证，万里虽邈，有若躬践。千载诚隐，无隔面对。今钞集众经，述而不作；庶脱寻访，力半功倍。敬率丹心，略敷誓愿。〈同上〉

世界记序

夫三界定位，六道区分，粗妙异容，苦乐殊。观其原始，不离色心，检其会归，莫非生灭。生灭轮回，是曰无常。色心影幻，斯谓苦本。故《涅槃》喻之于大河，《法华》方之于火宅，圣人超悟，息驾反源，拔出三有，然後为道也。寻世界立体，四大所成，业和缘合，与时而兴。数盈灾起，复归乎灭。所谓寿短者谓其长，寿长者见其短矣。夫虚空不有，故厥量无边，世界无穷，故其状不一。然则大千为法王所统，小千为梵主所领。须弥为帝释所居，铁围为藩墙之域。大海为八维之浸，日月为四方之烛。总总群生，于兹是宅。琐琐含识，莫思涂炭。沈俗而观，则迂诞之奢言；大道而察，乃掌握之近事耳。但世宗周孔，雅伏经书，然辩括宇宙，臆度不了，易称天玄，盖取幽深之名。庄说苍苍，近在远望之色。于是野人信明，谓旻青如碧。儒生据典，谓乾黑如漆。青黑诚异，乖体是同，儒野虽殊，不知一也。是则俗尊天名，而莫识天实；岂知六欲之严丽，十梵之光明哉。至于准步地势，则虚信章亥。图度日月，则深委算术。未值一隅，差以千里。虽复夏革说地，不过户牖之间。邹子谈天，甫在奥穴夭之内；链石既诬，鳌足亦诡。俗书徒繁，竟无显说。世士蒙昧，莫详厥体。是以凭惠独虑，　六合之相持；桓谭拒问，

率五藏以为喻。通人硕学，思郁理穷。况乃墙见，其能辩乎，嗟夫，区界现事，犹莫之知，不思妙义，固其已矣，窃惟方等大典，多说深空，唯长钅含楼炭，辩章世界。而文博偈广，难卒检究。且名师法匠，职竞玄义。事源委积，未必曲尽。祐以庸固，志在拾遗。故钞集两经，以立根本。兼附杂典，互出同异。撰为五卷，名曰《世界集记》，将令三天阶序，焕若披图。六趣群分，照如临镜。庶溺俗者发蒙，服道者莹解。共见慧眼之因，俱成觉智之业焉。〈同上〉

萨婆多部记序

大圣迁辉，岁纪绵邈，法僧不坠，其唯律乎。初集律藏一轨，共学中代异执，五部各分，既分五部，则随师传习。唯萨婆多部，偏行齐土。盖源起天竺，流化罽宾，前圣後贤，重明叠耀。或德升住地，或道证四果，或显相标瑞，或晦迹同凡，皆秉持律仪，围扬法化，旧记所载，五十三人，自兹以後，睿哲继出，并嗣徽于在昔，垂轨于当今。季世五众，依斯立教，遗风馀烈，炳然可寻。夫荫树者护其本，饮泉者敬其源，宁可服膺玄训，而不记列其人哉。祐幼龄凭法，年逾知命，仰前觉之弘慈，奉先师之遗德。猥以庸浅，承业十诵，讽味讲说，三纪于兹。每披圣文以凝感，望遐踪以翘心。遂搜访古今，撰荫婆多记。其先传同异，则并录以广闻，後贤未绝，则制传以补关。总其新旧，九十馀人，使英声与至教永被，懋实共日月惟新，此撰述之大旨也。条序馀部，则委之明胜；疾恙惛漠，辞管铨藻，傥有览者，略文取心。〈同上。〉

法苑杂缘原始集序

夫经藏浩汗，记传纷纶，所以导达群方，开示後学，设教缘迹，焕然备悉，训俗事源，郁尔咸在。然而讲匠英德，锐精于玄义；新进晚习，专志于转读。遂令沙门常务，月修而莫识其源，僧众恒仪，日用而不知其始，不亦甚乎！余以率情，业谢多闻，六时之隙，颇好寻览。于是检阅事缘，讨其根本，遂缀翰墨，以藉所好。庶辩始以验末，明古以证今。至于经呗道师之集，龙华圣僧之会，菩萨禀戒之法，止恶兴善之教。或制起帝皇，或功积黎庶，并八正基趾，十力逵路，虽事寄形迹，而勋遍空界。宋齐之隆，实弘、斯法。大梁受命，道冠百王。神教傍通慧化冥被。自幼届老，备观三代，常愿一乘宝训，与天地而弥新，四部盛业，随日月而长照。是故记录旧事，以章胜缘，条例丛杂，故谓之法苑，区以类别，凡为十卷。岂足简夫渊识，盖布之眷属而已。〈同上〉

十诵义记序

夫戒律者，盖四双之云梯，五众之鎔范也。性以止制为本，体以无作为相，始祛十恶，终圆万善。在昔觉世，因事制戒，心迹俱防，轻重备设。持戒坚净，则罗　侯惟最，晓律精明，则波离为首。至于泥洹，遗嘱殷勤，金色迦叶，结集斯藏，洲渚所依，莫逾兹典，逮至中叶，学同说异，五部之路，森然竞分。仰惟十诵源流，圣贤继踵，师资相承，业盛东夏。但至道难凝，微言易爽，果向之人，犹迹有两说。况在凡识，孰能壹论。是以近代谈讲，多有同异，大律师颖上，积道河西。振德河东，综学月朗。砥行冰洁，行以尸罗为基，学以十诵为本。且幼选明师，历事名胜，校理精密，无幽不贯。常以此律，广授二部，教流于京寓之中，声高于宋齐之世，可谓七众之宗师，两代之元匠者矣。是以讲肆之座，环春接冬，禀业之徒，云聚波沓僧祐藉法乘缘，少预钻仰，扈锡侍筵，二十馀载。虽深言远旨，未敢庶幾，而章条科目，窃所早习。每服佩思寻，惧有坠失，遂集其旧闻，为义记十卷。夫心识杂均，意见多绪，窃同刍荛，时缀毫露。辄布其别解，录之未尽。率其木讷，指序条贯而已。昔少述私记，辞句未整，而好事传写，数本兼行。今削繁补略，以後撰为定。敬述先师之旨，匪由庸浅之说，明哲俯览，采其正意焉。〈同上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